

历代名臣传

历代名臣传

歷代名臣傳卷之十六

唐

郭子儀

郭子儀華州鄭人也。以武舉異等累遷朔方節度使。討安祿山。先是安思順爲朔方子儀與李光弼俱牙將。不相能。及代思順。光弼入見曰。死固甘。乞免妻子。子儀趨下堂抱

而泣曰。今國亂主危。豈懷私忿時耶。執手相持而拜。因率軍東討。收靜邊軍。斬賊將周萬頃。敗高秀巖于河曲。遂收雲中馬邑。引兵下井陘。與光弼合。破史思明衆數萬。平藁城。破趙郡。又破之于沙河。祿山益出精兵與戰。未決。戮一將以徇。復大破之。晝揚兵。夜擣壘。賊不得休息。復乘其倦。與光弼僕固懷恩等擊之嘉山。斬獲六萬。思明奔博陵。于是河北諸郡皆斬賊守。迎王師。會哥舒翰敗績潼關。帝出奔蜀。肅宗卽位靈武。詔子儀班師。乃帥步騎五萬赴行在。時朝廷草昧。衆單寡。軍容闕然。子儀至。國威始振。人有興

復之望焉。拜子儀兵部尚書同平章事，仍總節度。賊將阿史那從禮誘河曲九姓六州諸部數萬，迫行在。子儀與回紇葛邏支擊敗之。河曲遂平。至德二年，大破崔乾祐于潼關。乾祐退保蒲津，又攻蒲津平之。自是潼陝之間無復寇擾。安祿山死，詔還鳳翔進司空。充關內河東副元帥，率師趨長安，與賊將安太清安守忠戰，失利。收合餘衆保武功。俄從元帥廣平王率蕃漢兵十五萬收復長安，與賊將李歸仁大戰。自午至酉，斬首六萬級，生禽二萬。賊帥張通儒棄城走。翼日，王入京師。老幼夾道呼曰：「不圖今日復見官。」

軍王休士三日。遂東安慶緒遣嚴莊悉衆十萬助通儒。旌幟鉦鼓徑百餘里。子儀以軍橫貫其營。李嗣業率回紇從後夾擊。大敗之。莊等走洛陽。挾慶緒渡河保相州。遂收東都。于是河東河西河南州縣悉平。帝入長安。遣使迎上皇子儀以功加司徒封代國公。入朝。帝遣具軍容迎灞上。勞曰。國家再造卿之力也。乾元元年破賊河上。執安守忠以獻。復朝京師。進中書令。詔九節度大舉討慶緒。以魚朝恩爲觀軍容使而不立元帥。子儀收復衛州。執賊安慶和斬首四萬。進圍相州。引漳水以灌城。城中糧盡人相食。慶緒

求救于思明。思明至會大風拔木跬步不相物色。諸節度潰還。子儀獨全軍保河陽。時王師衆而無統。進退相顧望。故敗爲魚朝恩所譖。召子儀還以光弼代領朔方兵。思明再陷河洛。西蕃擾畿輔。朝廷盱食。復以子儀爲諸道兵馬都統。以兵趨范陽。朝恩又沮解之。明年光弼敗邙山。失河陽。又明年河中亂。殺李國貞。太原亂。戕鄧景山。乃復以子儀爲朔方河中北庭潞儀澤沁等州節度。兼興平定國副元帥。封汾陽郡王。屯絳州。時帝已不豫。羣臣莫得見。子儀固請。乃引至臥內。謂曰。河東事一以委卿。子儀至屯。誅首

惡王元振等數十人。辛雲京聞之。亦殺害景山者。諸鎮皆
惕息。代宗立。程元振用事。罷子儀副元帥。子儀懼。譏哀肅
宗所賜詔勅千餘篇上之。復自陳訴。帝優詔答。初。帝與子
儀平兩京。同天下憂患。至是悔悟。眷禮彌重。史朝義尚盜
洛。欲使副雍王東討。朝恩元振交訾而止。久之。梁崇義據
襄州。叛。回紇吐蕃寇河西。殘涇州。犯奉天武功。遽拜子儀
爲關內副元帥。鎮咸陽。時罷歸已久。部曲離散。逮承詔。麾
下纔數十騎。驅民馬補行隊。至咸陽。蕃兵已過渭水。並南
山而東。帝走幸陝。子儀南收兵。得武關防卒數千。泣諭將

士共雪國耻。皆感激思奮。帝恐吐蕃出潼關。徵子儀詣行在。子儀表曰。臣不收京城。無以見陛下。若兵出藍田。敵亦不敢東向。帝許之。會張知節迎子儀于洛南。乃遣知節率烏崇福長孫全緒爲前鋒。營韓公堆。擊鼓譟山。張旗。賊夜叢萬炬以疑賊。于是吐蕃夜潰。遂遣李忠義屯苑中。王仲昇守朝堂。斬射生將王撫。以狗破賊。書聞。命子儀爲京城留守。自變生倉卒。天子出走。天下皆咎元振。元振懼。說帝都洛陽。已可其計。子儀奏請還都。曰。雍州古稱天府。右隴蜀左嶠。函。負。清渭濁河之固。地方數千里。秦漢所以成帝

業也。故高祖入關定天下。先帝興朔方。誅慶緒。陛下席
土戮朝義。雖天道助順。亦地勢則然。比吐蕃憑陵而不能
抗者。臣能言其畧。夫六軍皆市井人。竄虛名。逃實賊。一日
驅以就戰。有百奔而無一前。又宦寺掩逃。庶政荒奪。遂令
陛下彷徨暴露。越在陝服。斯委任失人。豈地之非良哉。今
道路流言。不識信否。咸謂且都洛陽。洛陽自大盜以來。焚
埃畧盡。褰服不滿千戶。千里蕭條。何以奉萬乘牲餼。供百
官次舍哉。陛下意者以京畿新罹剽蹂。國用不足乎。昔衛
爲狄滅。文公廬于漕。衣大布之衣。冠大帛之冠。卒復舊邦。

况赫赫天子躬儉節用。寧爲一諸侯下哉。臣願陛下斥素餐。去冗食。抑閹寺。任直臣。薄征弛役。卹隱撫鰥。委宰相以簡賢任能。付臣以訓兵禦侮。則中興之功。日月可冀。帝得奏泣。謂左右曰。子儀固社稷臣也。朕西決矣。乃還長安。既見子儀。謂用卿晚。故至此。因賜鐵券。圖形凌煙閣。廣德二年。僕固懷恩反。詔子儀爲副元帥。河中節度等使懷恩將士聞之。皆曰。吾輩從懷恩爲不義。何面目見汾陽王。子儀至河中。懷恩走。雲州復誘吐蕃回紇數十萬衆入寇。朝廷震恐。詔子儀屯奉天。召問方略。子儀曰。懷恩勇而少恩。士

心不附。所以能入寇者。因思歸之士耳。懷恩本臣偏裨。其麾下皆臣部曲。必不忍以鋒刃相向。無能爲也。至奉天諸將請戰。子儀曰。客兵深入。利于速戰。彼下素德我。吾緩之。當自攜貳。因下令敢言戰者斬。堅壁數日。果不戰而遁。子儀以安史昔據洛陽。故置節度使以制其要衝。今大盜已平。而所在聚兵。耗蠹百姓。表請罷之。仍自河中爲始。從之。遂罷河中節度及耀德軍入朝。進尚書令。以太宗嘗爲此官。固辭不受。永泰元年。懷恩盡誘吐蕃回紇黨項。羗渾奴刺等三十萬衆掠涇邠。躡鳳翔。入醴泉。奉天京師大震急。

召子儀屯涇陽軍纔萬人。比到敵圍已合。子儀命諸將嚴設守備而不戰。時懷恩暴疾死。回紇吐蕃爭長不相睦。子儀使李光瓚說回紇共擊吐蕃。回紇曰。令公在此乎。給我耳。若在此。可得見乎。光瓚報子儀。子儀遂挺身往說之。與數騎開門出。傳呼曰。令公來。回紇大驚。其帥藥葛羅執弓注矢立陣前。子儀免冠釋甲投鎗而進。諸酋長相顧曰。是也。皆下馬羅拜。子儀亦下馬。執藥葛羅手。讓之曰。汝回紇有大功于唐。唐之報汝亦不薄。奈何負約深入吾地。背恩德而助叛臣。且懷恩叛君棄母。于汝何有。今吾挺身而來。

聽汝殺之。我之將士必致死與汝戰矣。藥葛羅曰：懷恩欺我。言天可汗晏駕，令公亦捐館。我是以來，今皆不然。懷恩又爲天所殺。我曹豈肯與令公戰乎？子儀因曰：吐蕃無道，所掠之財不可勝載，馬牛雜畜長數百里。此天賜汝也。全師而繼好，破敵以取富，爲汝計甚便。藥葛羅曰：吾爲懷恩所悞，負公誠深，請爲公盡力以謝過。子儀命取酒與其酋長共飲，申盟誓。諸酋皆大喜曰：鄙者巫師言此行甚安穩，不與唐戰。見一大人而還，今果然矣。吐蕃知其謀，夜遁。遣白元光合回紇衆追之，俘斬六萬，盡還所掠士女。入朝加

實封二百戶。復還河中。大曆二年。吐蕃寇涇州。詔屯涇陽。敗之于靈州。明年。還河中。吐蕃復寇靈武。詔屯奉天。又擊敗之。議者以吐蕃數為寇。馬璘在邠。不能支。乃以子儀兼邠。寧節度使。屯邠州。德宗嗣位。詔還朝。賜號尚父。加太尉。中書令。實封二千戶。建中二年。卒。年八十五。贈太師。陪葬建陵。諡忠武。配享代宗廟。廷子儀事上誠。御下恕。賞罰必信。每降城下邑。所至輒得人士心。遭幸臣魚朝恩。程元振短毀。無纖毫顧望。握兵處外。聞詔命。卽日就道。故讒間不行。方破吐蕃。靈州時。朝恩使人發其父墓。子儀入朝。中外

大懼帝唁之子儀叩頭號泣曰臣久主兵不能禁士卒殘人墓今及此乃天譴也朝恩又嘗約子儀脩具元載使人告曰軍容將不利于公將士請衷甲從子儀不許但以家僮十數人往朝恩曰何車騎之寡也語以所聞且曰恐煩公經營耳朝恩拊膺流涕曰非公長者能無疑乎田承嗣傲狠不軌子儀遣使至承嗣西望再拜謂使者曰此膝不屈于人久矣李靈耀據汴州公私財賦一皆遏絕獨子儀封幣道其境不敢留卽持兵衛送麾下李懷光渾瑊等宿將數十皆王侯貴重子儀顧指進退如家人然代宗呼爲

大臣而不名。天下以其身爲安危者二十餘年。校中書令考二十四。八子七壻皆貴顯。朝廷諸孫不能盡識。至問安但頷之而已。富貴壽考終始哀榮。人臣之道無闕焉。子曜盱眙。晡暖曙映而四以才顯。

論曰子儀一生惟忠與誠而已。功蓋唐室而主不疑。權傾天下而衆不嫉。忠誠之所感也。在易中孚可化豚魚。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行矣。于回紇魚朝恩等見之。